



好风如水。这个比喻看似无奇,细品才知其恰到好处。

自有清风作故人

□江 徐



周作人翻译的《枕草子》当中,开篇讲四时佳趣,关于夏天:“夏天是夜里最好。有月亮的时候,这是不必说了,就是暗夜,有萤火到处飞着,也是很有趣味的。那时候,连下雨也有意思。”

离了乡野,寄居高楼,夏夜邂逅萤火已成为陈年往事。不过还能观赏巧云飘飞,风吹在肌肤上也照样舒服。夏天将要过去,时光易逝,真想多多领略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细微之美与天地大美。清风明月夜,总舍不得睡去。

好风如水。这个比喻看似无奇,细品才知其恰到好处。晚风轻柔,是“微风万顷靴文细”,风渐渐大起来,像波纹一圈圈漾开,乃至成为汹涌波涛,一波一波迭将过来。若是略大些,拍在窗框上,发出的声响会让我想起童年夏天。

午后,大人移桌拼凳,在穿堂风吹过的地方午睡。乡野静谧,道路白亮,我在半睡半醒中听到门外有风,摇篮曲般。

那时候,窗是木窗,门是木门,门背后的门横上便是一夜,拉开又是一天。

在乡镇上初中,我没有午睡的习惯。同学们趴在课桌上午睡时,我只作静默状,双臂交叠于桌沿,额枕于臂,呆看脚边一块小地块,像一种坐井观天。置身于静悄悄的教室,我宛如一只鬼怪,小心翼翼地探出海面。

这个时候,窗外走廊上少有人行。有时会有风吹起,风也像人一样昏昏欲睡。让我感到不解的是,明明教室安装的是铝合金玻璃窗,风吹过的声响,怎么和幼年老屋夏日的一样呢?一样温吞,一样慈祥,一样心不在焉。

后来几年,这种声响断掉了,也

被忘却了。

师范毕业那年,和一位师姐合租一屋。居舍简陋,内心茫然,不过还有珍贵的凉风、阳台上偶尔一瞥的明月、心仪至百听不厌的歌曲陪伴。有一首歌,是这样唱道的:“如果这个时候,窗外有风,我就有了飞的理由。心中累积的悲伤和快乐,你懂了,所以我自由。”还有一首歌:“懂事之前,情动以后,长不过一天,留不住,算不出流年。”

二房东是个帅气小伙,在海门维修手机,话不多,长相清秀,收租时候拿来两听可乐。闲聊中知道,他是安徽六安人,祖父做过私塾老师,家里保留下不少线装书,还给他取了“鍾策”这样颇有古意的名。只住了一个夏天,后来几无联系。

困顿光阴,回想起来同样觉得珍贵,就如邓晓芒先生说:青春的迷茫日后也值得感谢。

2016 夏天的一个晚上,鍾策难得发来微信,他想让我写篇文章,关于祖父的房子。那房子以前是私塾,有上百年历史,爷爷的爷爷所盖,现在坍塌了。老人很伤心,子女却无意修缮,鍾策想用图文形式将此事整理出来。

上次交谈已是两年前,当时他说找了一条船去采莲蓬,一麻袋的野生莲蓬,莲心还没长出来,不苦,微甜。采摘莲蓬的照片他设为相册封面,莲叶田田,涟漪欹乃。

那年夏天,窗外没有风。时间常常跳着往前,像田鸡那样。

如今我又听到了它,和童年住在老屋时一样。窗已不是木窗,门也不是木门,唯清风与明月依旧。

想起去年夏天,某个黄昏,散步经过广场,看见小男孩在打篮球,他哼着无名调:“蓝蓝的天空……白白的天空……哎呀妈呀,脑瓜疼,脑瓜疼……”兴之所至,将之记下来,配一副对联发在朋友圈。擅长书法的友人留言:送你一幅字,就是这副对联。

四季回环往复,又是七月流火,友人大概忘了去年今日的慷慨美言。而我又想起那副对联:

莫愁今日无知己,自有清风作故人。

临帖的过程,应该是用自己的心去贴近先贤的心灵的过程。

碑帖的临习

□杨 譔



2021年4月9日上午,参加南通大学书法研习社新生见面会。以下是对两位学生临帖点评的追记。

寒食诗帖

为什么你注意到了每一个细节,但临出来的字味道还是不太对?按理说,“形”是“意”的载体,是“意”的外表,点画结构的“表情”都写出来了,还有什么不对呢?一定还有一些形式无法表达的东西存在。学习绘画者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,比如画人,一般认为:通过对人的姿势、眼睛、手的运动的描画,人的内在情绪便能揭示出来。事实往往是:都做到了,但内心的情绪却还是没有表达出来,或者表达得不够充分,不够好。

你临《寒食诗帖》时,心里想着要做到“像极了”,所以每一个转折,每一个提按都不轻易放过。苏东坡写这件作品时,情怀肯定是第一位的,这本帖所展示的“技法”,是他心中涌动的情怀所派生的,这叫因情生法。历史上一流的碑帖几乎都如此。情怀第一,技巧技术次之又次之。当今那些书法新锐、红人,大多仍停留在技法制作的层面,号称“精品”,却不耐看,无文化,没味道,书法本该有的荡涤心灵、提纯情感的功能已基本失去。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风格主义代表人物祖卡罗把素描分为“内心素描”和“外在素描”两种。所谓外在素描,即是我们现在一般人理解的素描,指物体的外形线、轮廓、量度和形式。内心素描是指内心的想象,不仅形成于画家的心灵,而且是某种智力形成的概念,表现被理解的事物。我们现在的临帖,好比外在素描,很少

“江北人”与“沙蛮”

□刘剑波



小镇忆旧

从前,小镇的街道上时常会发生“江北人”与“沙蛮”争吵的场面,有时,争吵还会演变为大动干戈。小镇一带的居民是由本场人和启海人组成的,启海人一律称本场人为“江北人(gangbening)”,而本场人一律称启海人为“沙蛮”。相关资料显示,由如皋、海安、东台移民构成的叫“本场人”。但这个说法很可疑,如皋、海安、东台一带应属同一语系,但本场话却与此南辕北辙。本场话可很杂,很难与哪个语系沾边。本场人要是去外地,肯定要带翻译。启海话却不然,它属吴方言语系。启海人要是去江南,单凭着语言照样可畅行无阻。

“沙蛮”,从字面上理解,即“来自沙地里的蛮子”。启海一带古时为贫瘠的沙地,而沙地的移民就是“沙蛮”了,显然,这是个鄙称,简直就是辱骂。所以,启海人听到本场人骂“沙蛮”,当然会血脉偾张,捋袖擅拳了。小镇的东面是北坎公社,几乎都是“沙蛮”,而小镇北面的卫海公社也是清一色的启海人。这等于说,小镇被启海人呈半圆形包抄了,因此,小镇每天的早市,本场人和启海人混杂一处是免不了的。小镇太小了,从东街头到西街头,几步就迈过去了,但赶早市的人却出奇的多。置身于这种茂密的人群里,本场人和启海人就难免擦枪走火了。本场人和启海人仿佛前世就势不两立,水火不容,说他们永远尿不到一个壶里,是恰如其分的。争吵的缘由是微不足道的,无非是你无意踩了我的脚,或者我不小心碰了你一下。这种小事要是发生在本场人之间或启海人之间,双方看一眼就过去了。但倘是发生在本场人和启海人之

间,那就有好戏看了。先是本场人骂了句“沙蛮”,启海人即刻反唇相讥,江北人(gangbening)!“江北人”当然也是诬称,在启海人看来,“江北人”简直就是下三烂。每次启海人说“江北人(gangbening)”时,声倒不高,但那种轻蔑、鄙夷的神情让本场人受不了。通常的情形是,本场人骂一声“沙蛮”,启海人还一句“江北人(gangbening)”。接着,本场人再次骂“沙蛮”,启海人也再次骂“江北人(gangbening)”。这种对骂往往要重复好几遍,但节奏越来越快,情势也越发紧张了,动手是势在必行的。先动手的,往往是启海人。这当然是由性格、性情决定的,本场人擅打太极,暗中发力,以柔克刚。所以,在启海人眼里,本场人阴险,这也是启海人诟病本场人的地方。而启海人脾性刚烈,喜欢痛快,崇尚一针见血。启海人才不跟本场人婆婆妈妈呢。当本场人和启海人由打嘴仗变成肢体接触时,就有很多人上来拉劝。不过,真拉劝的很少,更多人以拉劝为名,暗中起哄,火上浇油,这样才有热闹看呢。不过,吴鹤松倒是真拉劝的。吴鹤松供职的八鲜行位于街中心,这位置方便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,哪儿有动静,吴鹤松第一时间便能知晓。他提着秤杆跑过去,叱责几声,场面就即平息下来。来赶早市的,不管是本场人还是启海人,谁敢不买司秤的吴鹤松的账呢?某种程度而言,吴鹤松可谓小镇早市的定海神针。

“江北人”想同化“沙蛮”,而“沙蛮”也想同化“江北人”,但多少年过去了,两者还是那样泾渭分明,井水不犯河水,说到底,“江北人”和“沙蛮”的势不两立,其实是两种文化的争斗。文化这东西是十分坚硬和坚韧的,两种文化要是相遇了,很难握手言和,更别说兼容到一起了。“沙蛮”地处边缘,骨子里是自卑的,但越是自卑越是自尊,宁折不弯,眼睛里



濠河秋夜

郭俊振

欸乃一声山水绿

□王春鸣



花边系马

电脑桌面屏保中有一幅桂林山水,每次从厨房里、洗手间、阳台上折回书桌,都会看见漓江山水倒映着桂林山,好看到失真。于是有一天,几个小时之后,我已经降落在桂林双江机场,天气炎热,日常生活的烦闷却倏然而散。

双江是漓江和桃花江,桃花江得名并不是因为桃花多,据说它是神水,半夜偷偷用桃花江水洗手洗脸,就能摆脱单身。两江倒映着普普通通的小城生活和传说,也倒映着叠彩山、独秀峰、象山和一座座峰峦温柔的无名山,没有烟雨,已很激滟,既不是春天,也不是秋天,却仍足够惊艳。我坐在船上,心想人还是要纵容自己猝不及防的冲动,不能总像个黑点待在坐标里,偶尔也要逸出,长了尾巴的逗号,才有长长的未尽之意。

从桂林到阳朔,游轮要在漓江上行四个多小时,一幅电脑桌面无休止地绵延开去,莽莽青山奇峰缥缈,满船的人都嘴巴微开,我想起几十年前的小学课文里说桂林山水让人如在画中游,暗叹一声诚哉斯言。

然而这并不算什么。

在阳朔,行过十里画廊,当竹筏缓缓滑进遇龙河的时候,水色天色山影在眼前如卷轴铺开,才是真的美到失语。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

猛然间遭逢大美,我就像年轻时坠入爱河,脉脉不得语间,发了一条10秒视频,云:“美到想爆粗口。”有人秒回:“帮我带一句。”嗯。他们正在南通大剧院看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,讲十八岁少年王希孟的千古名画《千里江山图》,而我直接在青绿山水中穿行,沾沾自喜地想,艺术创作再惊人,又怎么能比过天工造化。想起南宋鲁勇的词人张孝祥,他平庸的众多作品中我只爱一首《过洞庭》,着扁舟一叶行过万顷烟波,“悠然心会,妙处难与君说”的心境,大约与此刻的我是相似的。

凤尾竹扶疏摇曳,细细的瀑布淌过青山,后来我想,我还是看见得多了,皇帝问陶弘景山中何所有,他都不答,“岭上多白云”而已,而且只可自怡悦,不堪持赠君。王维说终南山那么美,可告诉我们的只是“白云回望合,青霭入看无”。特定的山水才能引发终极性的审美体验,继而在文字里流露出皈依自然的真味。

柳宗元的“烟消日出人不见,欸乃一声山水绿”道的正是眼前之景。但是不管怎样,人都是多余的,我嫌弃地看了一下自己的皮囊。这首诗的诗题叫《渔父》,被贬谪永州七年的柳宗元,行歌坐钓,看青天白云,以此为适。永州在湖南西南,离广西不远,也许我今见者,与他的永州相差无多。

游罢山河,吃了两次阳朔啤酒鱼,有土腥味;两次大胜竹筒鸡和泉水鸡,鲜香至极;还走了五千步,去巷子深处的马家米粉店,品尝最正宗的桂林米粉。然而最有趣味的还是喝灌阳油茶,第一次是在朋友伺候下吃的,只见她把酸豆角、炒米、花生、米线 and 葱花舀在小碗

里,滚烫的油茶冲下去,奇妙的滋味就浮了上来。于是第二天又去吃,总觉得昨天的好滋味没有了,有点寡淡,但是想着明天就要走了,以后也不会再来,还是喝了两碗。结账时店家问菜的味道如何,我如实说了,他大笑起来:“你们没有看见桌上的盐罐子吗?”于是,在饱腹状态下,我们又吃了两碗免费赠送的加了盐的油茶,一步步挪出饭店。

无论去哪里,我总要挑一个早晨去当地的集市和菜市场看看,那是民间的博物馆,从野菜时蔬,参差气味和龌龊里长出的远方最逼真的生活,都在这里了。原本要去的是瓦窑,可是出租车司机盛情介绍我去西市,说那里是整个桂林最大的市场,牛肉猪肉特别新鲜。果然。可我最爱看的其实是蔬菜瓜果,它们才会长出当地的风情。西市果然大,荔浦芋头和巴马腊肉堆叠悬吊,空心菜很长,桑叶也采下来吃,还有一款嫩黄花骨朵儿,说是可以凉拌炒,我问了名字,摊主耐心地用广西话回答我,我却只听懂最后一个字:花。

桂林除了著名的美食和景点,也处处是不著名的野趣,有一个下午,在朋友的带领下,我们的船行过野河,蓝闪蝶惊人地美丽,白鹭鹭和黑水鸡意态悠闲,青山一座接着一座,河边不时闪过村落的名字,我瞥见一个“笔架村”,抬眼一看,高高低低的屋舍后面,果然有一叠山峦,形如文人书桌上搁毛笔的架子。水声潺潺,忽然拐弯,掉在一片乌桕树叶上的阳光,灿烂地消失了。忽然伤感,和这陌生世界的山川草木惊鸿一瞥地遇见、重逢、又离别,无非是从这里到那里,寻找着不同生活的互鉴,而人要多深情和冲动,才能活成步履不停的浪荡子啊。